

想北平

老舍笔下的北京

老舍 / 著 舒乙 /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想北平

老舍笔下的北京

老舍 / 著 舒乙 /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想北平 : 老舍笔下的北京 / 老舍著 ; 舒乙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06-6120-8

I. ①想… II. ①老… ②舒…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449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6 字数 84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 舒乙

在某种意义上,想起北京就能想起老舍先生,或者反过来说,想起老舍先生就能想起北京。可以说,他们互为象征。

因此,编一本“老舍笔下的北京”是个好选题,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最后去世在北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写了一辈子北京。他的最重要作品全是以北京为地理背景的,它们包括《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它们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也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宝库,有许多不同的译本,受到很高的赞誉。在这些作品里,随

着主人公和他们之间故事的展开,老舍先生顺带着将北京介绍给了国内和国外的读者,让北京成了一个既亲切又神奇的地方,有着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它古老,它文明,它可爱,它充满了东方的神韵,不过,它又很多难,它的命运乖舛,有许多委屈和痛苦,就像老舍先生的生活历程一样,他本人生于贫困,死于患难。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很厚重,沉甸甸的。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是多面的,涉及北京的方方面面,有自然的,有人文的,包括风土人情、民俗、节庆,和北京人的三百六十行,特别是下层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老舍先生本人是满族人。他笔下的北京人既有汉人,也有满族人、蒙古族人和回民。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是一个民族和谐的大家庭。北京少数民族人数虽少,但都享有北京文化共同缔造者的光荣。

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是多彩的,而这种多彩是他亲身经历过和感受过的,特别是北京的城墙、北京的牌楼、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四合院以及北海、景山、积水潭

……在他的笔下，它们仿佛都是活的，都会说话，都“站”着。老舍先生说过，熟悉的东西往往是亲切的，而亲切往往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他熟悉北京，写出来的北京，不管多细小，不管多平常，却都是亲切的，特别鲜活，给读者的感受是难忘的，留下强烈的印象，久久不能忘记。

本书涉及的片段是由老舍散文和七种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著作中专门摘取出来的，去掉人物和故事，只要有关北京的文字，比如说，关于北京的风，在特定的情节里他描写的岂止是风呀，那风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透心凉的凄惨和悲伤来，从而催人泪下。

这样“筛”出来的文字，都是干货，是精粹，是最精炼的提取物，集合起来，仿佛便是一本难得的北京必读或者北京指南，而且是那么有滋味，有嚼头，带着老舍式的智慧，敏锐、平实和大爱。

目 录

北京的春风	1
北平的初夏	4
北平的夏	7
北平的夏晨	14
夏日的暴风雨	16
北京的初秋	22
“住”的梦	23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	24
北平的深秋	27
北平的冬天	28
冬天的风	30
腊月二十三祭灶	32
大年三十	34

北京的春节	38
端午节之一	44
端午节之二	48
西直门外河边	51
高亮桥	52
德胜桥	53
积水潭	54
德胜门外	55
古老的城墙	58
北平的乡下	59
小羊圈胡同和那里的小院子	61
西四牌楼	64
西单牌楼	66

御河,景山,白塔,大桥	68
长安街夜景	70
南长街	71
逛庙会	72
洗三	74
兔儿爷	78
鸽子	81
满汉饽饽铺	85
渐渐失去的排场	87
大杂院里的人们	89
“残灯末庙”时的满族人	93
一位熟透了的旗人	104
下乡简记	109

北平的洋车夫	113
北平的糊棚匠	117
北平的巡警	119
想北平	122
我热爱新北京	126
宝地	131

附录：

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	舒乙	136
-----------------	----	-----

北京的春风

这一年,春天来的较早。在我满月的前几天,北京已经刮过两三次大风。是的,北京的春风似乎不是把春天送来,而是狂暴地要把春天吹跑。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地上,含有马尿驴粪的黑土与鸡毛蒜皮一齐得意地飞向天空。半空中,黑黄上下,渐渐混合,结成一片深灰的沙雾,遮住阳光。太阳所在的地方,黄中透出红来,象凝固了的血块。

风来了,铺户外的冲天牌楼唧唧吱吱地乱响,布幌子吹碎,带来不知多少里外的马嘶牛鸣。大树把梢头低得不能再低,干枝子与干槐豆纷纷降落,树杈上的鸦巢七零八散。甬路与便道上所有的灰土似乎都飞起来,对面不见人。不能不出门的人们,象鱼在惊涛骇浪中挣扎,顺着风走的身不自主地向前飞奔;逆着风走的两腿向前,而身子后退。他们的身上、脸上落满了黑土,象刚由地下钻出来;发红的眼睛不断流出泪来,给鼻子两旁冲出两条小泥沟。

那在屋中的苦人们,觉得山墙在摇动,屋瓦被揭开,不知哪一会儿就连房带人一齐被刮到什么地方去。风从四面八方吹进来,把一点点暖气都排挤出去,水缸里白天就冻了冰。桌上、炕上,落满了腥臭的灰土,连正在熬开了的豆汁,也中间翻着白浪,而锅边上黑黑的一圈。

一会儿,风从高空呼啸而去;一会儿,又擦着地皮袭来,击撞着院墙,呼隆呼隆地乱响,把院中的破纸与干草叶儿刮得不知上哪里去才好。一阵风过去,大家一齐吐一口气,心由高处落回原位。可是,风又来了,使人感到眩晕。天、地,连皇城的红墙与金銮宝殿似乎都在颤抖。太阳失去光芒,北京变成任凭飞沙走石横行无忌的场所。狂风怕日落,大家都盼着那不象样子的太阳及早落下去。傍晚,果然静寂下来。大

树的枝条又都直起来,虽然还时时轻摆,可显着轻松高兴。院里比刚刚扫过还更干净,破纸什么的都不知去向,只偶然有那么一两片藏在墙角里。窗楞上堆着些小小的坟头儿,土极干极细。窗台上这里厚些,那里薄些,堆着一片片的浅黄色细土,象沙滩在水退之后,留下水溜的痕迹。大家心中安定了一些,都盼望明天没有一点儿风。可是,谁知道准怎么样呢!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啊。

要不怎么说,我的福气不小呢!我满月的那一天,不但没有风,而且青天上来了北归较早的大雁。虽然是不多的几只,可是清亮的鸣声使大家都跑到院中,抬起头指指点点,并且念道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都很兴奋。大家也附带着发现,台阶的砖缝里露出一小丛嫩绿的香蒿叶儿来。二姐马上要脱去大棉袄,被母亲喝止住:“不许脱!春捂秋冻!”

(摘自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第五章)

北平的初夏

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天气暴热起来。

卖纸扇的好象都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挎着箱子，箱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道旁，青杏已论堆儿叫卖，樱桃照眼的发红，玫瑰枣儿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玻璃粉在大磁盆内放着层乳光，扒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摆着各样颜色的作料，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象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不住的往道路上泼洒清水，可是轻尘依旧往起飞扬，令人烦躁。轻尘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欠，疲倦而又痛快。

秧歌，狮子，开路，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

往山上去。敲着锣鼓,挑着箱笼,打着杏黄旗,一当儿跟着一当儿,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埃尘。赴会的,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虔诚,与兴奋。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这些色彩,这些声音,满天的晴云,一街的尘土,教人们有了精神,有了事作:上山的上山,逛庙的逛庙,看花的看花……至不济的还可以在街旁看看热闹,念两声佛。

天这么一热,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到处可以游玩,人人想起点事作,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南北海里的绿柳新蒲,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阴下,或荡在嫩荷间,口里吹着情歌,眉眼也会接吻。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缓步徘徊,摇着名贵的纸扇;走乏了,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足以引起闲愁的清茶,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就是那向来冷静的地方,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正如送来蝴蝶。崇效寺的牡丹,陶然亭的绿苇,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都引来人声伞影;甚至于天坛,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到温泉去,到颐和园去,去旅行,去乱跑,去采集,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护国寺,隆福寺,白塔寺,

土地庙,花儿市,都比往日热闹;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豆汁摊上,咸菜鲜丽得象朵大花,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鸡子儿正便宜,炸蛋角焦黄稀嫩的惹人咽着唾液。天桥就更火炽,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遥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轻脆,击乱了人心。妓女们容易打扮了,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而且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好清静的人们也有了去处,积水滩前,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西郊的白石桥,都可以垂钓,小鱼时时碰得嫩苇微微的动。钓完鱼,野茶馆里的猪头肉,卤煮豆腐,白干酒与盐水豆儿,也能使人醉饱;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沿着柳岸,踏着夕阳,从容的进入那古老的城门。

到处好玩,到处热闹,到处有声有色。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摘自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第二十四段)

北平的夏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儿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儿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儿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教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象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绵纸遮护着下了市，好象大器晚成